

目摇摇录

序	(员)
第一章摇荷马的智慧	(员)
摇缪斯	(员)
摇技巧	(猿)
摇生命	(缘)
摇激情	(愿)
摇神	(员猿)
摇宇宙	(员苑)
第二章摇柏拉图哲学 悲剧缪斯的哲学	(员怨)
摇理想主义和政治艺术	(员怨)
摇城邦	(圆圆)
摇《乞援人》	(圆圆)
摇《普罗米修斯》	(圆缘)
摇战争与和平	(圆猿)
摇《俄瑞斯特亚》	(圆圆)
摇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和悲剧	(圆圆)
第三章摇伊壁鸠鲁及诗人卢克莱修	(圆源)
摇“潜在生活”	(圆源)

摇现象与真实	愿
摇幸福与命运	愿
摇梦——神	愿
摇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前怨~前缘)	愿

第四章摇但丁	缘
摇基督教的日耳曼文化	缘
摇地狱、炼狱、天堂	缘
摇但丁	缘
摇活跃的生命	缘
摇生命的沉思	缘
摇创造	苑
摇但丁的艺术	苑
摇语言	苑
摇无人的世界	苑
摇字面意义	愿
摇寓意	愿
摇道德意义	愿
摇神秘意义	愿
摇奇迹	愿

第五章摇文艺复兴	愿
摇时代哲学	愿
摇哥特风格与文艺复兴	愿
摇“自然体系”	愿
摇文学中的文艺复兴哲学	愿

第六章摇哈姆雷特	怨
----------------	---

摇哈姆雷特、伊拉斯谟、蒙田、拉伯雷	(22)
第七章摇歌德的《浮士德》与德国的理想主义	(22)
摇历史序幕	(22)
摇《浮士德》时代	(22)
摇《浮士德》的歌德	(22)
摇剧本	(22)
摇哲理内涵及风格	(22)
摇《浮士德》和黑格尔	(22)
摇《浮士德》与希腊人	(22)
摇《浮士德》与斯宾诺莎	(22)
第八章摇托马斯·曼的《绿蒂在魏玛》	(22)
摇情节	(22)
摇内容	(22)
摇象征	(22)
摇意义	(22)
摇风格和技巧	(22)
摇诗与历史	(22)
摇世界观	(22)
摇时代错误	(22)
第九章摇陀思妥耶夫斯基	(22)
摇反叛与颓废	(22)
摇冲突	(22)
摇史诗、戏剧、辩证法	(22)
摇主题	(22)
摇《卡拉玛卓夫兄弟》	(22)

摇自由	(页码)
第十章摇赫尔曼·海塞	(页码)
摇欧洲的衰落与存在主义	(页码)
译后记	(页码)

序

文学的哲学应该表明：支配和区分着种族、时代和文化，并使它们可以为人理解的价值观，是如何也指向它们的想象，并在文字艺术里得到体现。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此。

书中采取的历史方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也不准备谈什么文学史。艺术不应被看做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哲学而艺术，书中所选例子的根据，是在于它们有助于进行哲学的研究。不断变化的文学风格就是艺术以及其他一切文学活动里潜在的哲学变化的结果。

书中挑选了包括从荷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人，他们的作用只是用来解释过去三千年间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有节奏的“起”和“伏”。在这样庞大的节奏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哲学和艺术的相关性，而在任何“现在时”的混乱的对立中，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起”和“伏”是语言的空间形象，而在现实世界则表明哲学倾向的一个变化。首先是人们据以知道自己被维系于事物的神圣秩序之中的宗教世界观。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文化，人们据此发现自己本身具有一种独立的现实价值，这种价值必须与他之“上”和他之“下”的其他现实层面一起来考虑。第三个阶段是对世界信仰的丧失，客观地看，这是一种死亡的、不相容的“另一个”还有自信的丧失，这表现为一种感觉的、技术的“原子论”。这种节奏在希腊、罗马，以及后来欧洲历史的不同环境中重复出现着。在这个选本中，希腊作家、拉丁语作家、日耳曼—古罗马作家以及斯拉夫语作家都参与表现了那些形而上学的革命，这一事实

表明 非理性的“血与肉”成分在决定整体风格时并不重要。

哲学真理的历史记录本身并不必要,但在经验中遭遇思想或意义总给人一种愉快的惊奇。这本书只是从历史角度证明了作者在《作为展示的世界》一书中系统表述过的内容。本书最初计划作为《哲学的美学观》一书的第二部分,但我们也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来理解。在《哲学的美学观》一书中,艺术被置于哲学中来观照,而在本书中,哲学则被置于艺术中来观照。

我在《作为展示的世界》一书的序言中说过:了解我的人会在这本书中看到黑格尔的影响 这句话应补上下面这句才完整 不了解我的人因此会为本书贴上“黑格尔信徒”的标签。

第一章摇荷马的智慧

缪摇摇头

荷马揭示了诗的神奇力量：缪斯。生活被看做是为她而举行的节日庆典场面。神圣而温柔的爱以光芒四射的先兆改变了人及其本性。神奇的想象幻化成各种不同的面相把灵与肉融为一体。人就是在这种“神圣的语言唤起的形象”中找到了与自己可见的宇宙的和谐与统一的。

特洛伊的海伦以及俄底修斯回家的故事都是用来揭示行动中的人以及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情境，它们是外在的形式。

缪斯战胜了时间、环境和纯粹的实际生活的无效，而荷马则是其预言者。“神已经决定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命运，”国王阿尔喀诺俄斯^①对俄底修斯说，“这样，将来的人就有谱歌的材料了。”

阿基琉斯坐在自己的帐篷前，尽情享受里拉^②弹奏的洋溢全身心的音乐，唱着古代的英雄故事；当他停顿下来时，他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就接着唱下去。英雄们的过去成了现在的娱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英雄将永远出现在不朽艺术的不朽想象之中。

① 阿尔喀诺俄斯，荷马史诗《俄底修斯》中斯刻里亚岛上淮阿喀亚人之王，是一个英明、好客、气度豁达的统治者，曾殷勤接待被海浪抛到岛上的俄底修斯，并帮助他返回故乡。

② 里拉，古希腊的一种七弦竖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com

当人们感觉到缪斯的存在时，他们不禁欣喜若狂。他们在神圣的圆形场地跳起赞美神的舞蹈。音乐是他们简单宴乐的高贵客人。费阿刻斯人^①坐着，当他们听着俄底修斯，这伟大的寓言家的甜言蜜语时，不知不觉地陷入迷醉状态。

荷马源自缪斯的灵感是预言性的、权威性的。缪斯赋予他一种权力，让他在将来的所有人中间预言英雄们的不朽故事。我的名声，俄底修斯说，升到了天堂。对永恒的荣誉和不朽名声的渴望使荷马的贵族世界生机勃勃，但荣誉和名声只能在艺术中实现，而不是在行动中实现。人们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值得回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只是因为历史想成为神话或传说。荷马所做的一切都将永远成为典范。信仰的破灭以及因而产生的忏悔，对所有将来的时代来说都是一个足以引起警觉的典范，阿伽门农如是说。

艺术不是主观性的，也不是私人或心理的愉悦，诗人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才吟唱的，而是为了照亮这个世界。他的想象一定为世界所充满，而无法传达的感觉却永远与此无缘。这是诗人神圣的、启示性的呼唤，是缪斯的呼唤：“因为你们是神，显现于一切事物中，你们知道一切，但我们只听到谣言，什么也不知道。”诗人塔密里斯^②想用自己的歌压过缪斯，结果受到她的惩罚，被打成盲人，并被剥夺了天才。使他盲目是公正的惩罚。之所以公正，是因为它使诗人回复到未得神救的人的自然命运，“无论如何我们一无所知”。特定的感觉如果不在激情和感情中再生，如果不被缪斯提升、再造和祝福，它们就是缄默而盲目的。

她赋予诗歌、艺术工作一种神圣的狂乱。赫淮斯托斯^③，这众

① 荷马史诗《俄底修斯》中居住在希尔里亚岛上的一个民族，以航海为生。

② 塔密里斯，希腊神话中色雷西亚的歌手，乐师菲拉蒙和神女之子，他竟敢向缪斯女神提出比赛音乐，结果被缪斯打成盲者，失去歌喉和演奏竖琴的技艺。

③ 赫淮斯托斯，火神和锻冶之神，宙斯和赫拉的儿子。他与其他神不同，并不在宴饮闲适中打发时光，而是热爱体力劳动。他制造出许多奇妙的东西。

神中的跛子，浑身烟灰的工匠和技匠，在自己酷热的匠铺里自得其乐地工作了整整九年，孤独地从事着创造的工作，他从创造中得到的幸福和快乐都从他的作品中闪射出来，这些作品再现了人、神的创造。他为银足的忒提斯的儿子阿基琉斯锻造的盾表现了可见世界的平面，太阳、月亮、星星、天空和地球，两个忙碌的城市，一次婚礼的庆宴，一次人民的集会，一次法庭开庭，围攻和战斗，耕地和收获，秋天的葡萄园，收获者中一个弹着思慕的曲调唱着歌的男孩，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的牛和长满毛的羊群，舞蹈和翻筋头，而这一切的周围就是大洋河^①。

当美被看做是神的展示时，它就能拯救邪恶的世界。神看流血的战争一如我们看一场棋赛。他们喜欢战争。人忍受着自己不得不忍受的痛苦，但在自己的歌中又为自己辩护。艺术中的不朽者一定要消失在存在之中。诗歌表现的是没有激情的党派的公正，时运的济与不济，焦虑与胜利。那是荷马艺术的“太阳”，是他那罪恶世界的光和晕。他所能想起来说的最伤人的话是：你的言行无标准，或者说，你没有美丽的秩序。

技摇摇巧

莱辛在其《拉奥孔》中通过描述阿基琉斯的盾表明了得自于荷马的主题，即诗不是绘画。诗人将一切场面都分解成叙述出来的行动，而画家则将一切场面都凝固在一个富有成效的瞬间，一个与可见的环境交织在一起的瞬间。这是真的。不仅荷马的主要行动是移动的，而且其明喻和隐喻的宝藏也都是移动的。

但一切行动同时也都静止在幻觉、直觉之中。每一个情节都

^① 大洋河，神话中环绕大地的河流。按古代人的观念，一切海流、河川、水泉都发源于大洋河，太阳、月亮和星辰都从大洋河升起，又落入此河。

是一个圆形的整体,自身是显现于外的。荷马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画面,并且同时叙述了其行动。他总是让听者立刻知道每一事件的结果和后果。这使人感觉到一种无所不在的控制,一种平衡和优势。这种被表达出来,被注视到的运动着的生活之梦的明晰,就是想象的特性。

荷马始终处于紧张的运动之中,但他避免了对惊奇的廉价的好奇心;他有时翱翔,有时安静地滑翔,有时戏剧般地停在一处不动,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例如,当最需要帮助的希腊人哀求阿基琉斯帮助他们阻止特洛伊人接近在燃烧的船,阿基琉斯同意让帕特洛克罗斯出战时,诗人利用这一平静的时刻,用可爱的细节描写了帕特洛克罗斯的恋爱;他甚至告诉读者,当众神接受了献祭之后,阿基琉斯是多么仔细地将奠酒杯放回柏树箱子上。

荷马从来不让他的读者忘记他们是在读诗,他们也永远不会迷失在行动中。完美而灵活的场面从来不是独立的,但总能构成一部睿智作品的庞大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帕特洛克罗斯的葬礼平衡了赫克托尔的哀歌。

这种诗歌的奥林匹斯风格表明了对具体时刻的喜爱与在这一时刻中迷失之间的巧妙的平衡。荷马让你生活在瞬间,同时又不断迫使你从宽泛的视觉范围看这一瞬间;他让你参与,但又将你拒之门外。

军队在伊达山下相互残杀,但宙斯从战场上抬起双眼,停留在天真的色雷斯牧羊人所在的平静的山谷。这同样的场面变化不时发生着,从争吵着的商人的忧郁、混乱到奥林匹司的宁静、和平,这种变化提醒读者:诗的世界是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悲哀与幸福,祝福与诅咒,充满激情的人类目标与神的命运并存。诗作为理想的艺术将世界作为神的展示表现出来。

永恒的标志,有规律重复出现的程式,如人与人的见面,宴会的开始,一天的开始,登陆离岸,都介绍了进来,提升了这种诗歌理想和形式。

荷马的风格类似于所谓的古代希腊艺术风格。它也用几何模式约束人物形象；战斗中的女神衣服上的褶皱和细绺被战争抚平。她们微笑着战斗。人被想象为宇宙的一部分，一种合法并接受精确指令的自然。

生摇摇命

荷马以一种无限的激情和温柔来爱有限的甜蜜的人类生活。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他一触及，就会开始闪射出意义的光芒，就如神拜访人的住所时一样。

生活与肉体是一致的，没有肉体就没有生活。灵魂本身是软弱而悲哀的阴影。肉体生活的优雅与美，健康与力量，唤醒了隐蔽的尊敬和爱。神和人都是这样。鲜活肉体的每一部分都受到深情的爱的注意：银足，乞援人抓着的膝，充满活力、灵巧无比的四肢，毛茸茸的胸脯，强壮的手臂，硕大的头颅，可爱的眼睑，美丽的皮肤。邪恶的忒耳西托斯^①弯曲的驼背与他灵魂的弯曲正好相当。

因为生活与肉体是一致的，因此对生活的这种审美的爱使一切服务于其培养和保存的东西具有了神圣的价值：神麦做成的白面包被装在编织得非常美丽的篮子里送走；人就是吃面包的人，荷马知道：即使处于悲哀之中，人也必须吃面包。他们喝着泛着泡沫的酒，火炬照亮了欢乐的大厅，他们来到这里休息，并被温柔的睡眠征服；许普诺斯^②，死神之弟，舒展开他们的四肢，安抚着他们焦虑的心。但有时宙斯也会给他们送来梦；当他们离开自己的角门

① 忒耳西托斯，希腊军的普通一兵，他由于在特洛伊城下的军队会议上同阿伽门农及其他将领争辩而遭到俄底修斯的痛打。从他身上反映出普通的农村公社社员试图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氏族显贵的侵犯。荷马代表将领们的利益，在《伊利亚特》中把他描写成可笑的人物，饶舌、凶狠、丑陋。

② 许普诺斯，睡眠之神，夜的儿子，死神的兄弟。

或象牙门时,他们可能是狡诈的,或者是会预言的。

上床、起床是这种肉体文化的仪式。他们在接近自己的神之前沐浴,客人到时,先要沐浴,在提出任何问题之前,他先吃饭。受到赞美的礼物换成了芬芳的油料、陈年老酒、著名的武器;它们从带屋顶的藏宝屋中被带走。国王住在威严的宫殿里,金、铜、象牙、银器装饰着他们的大厅。这些大厅周围环绕着庭院、花园、葡萄园和果园,一直延伸到永远存在的大海。

生活是男男女女的生活。关于男女两性及它们在世界上的作用,荷马刻画了一幅令人难忘的画卷。特别是他笔下的女性:等待丈夫归来的帕涅罗珀^①;王后阿瑞特^②坐在宫殿里纺织,并用智语安抚着人与人的争吵;公主瑙西卡^③,她管理着一个大洗衣坊。——她们都被写进这种高贵的作品之中,使她们至今还是令人尊敬的象征。女人谈着她们精力旺盛的丈夫,丈夫则谈着心细的妻子,或使他们心仪的扎着金色的辫子、束着美丽的腰带的姑娘。

人类生活深植于土壤和民族传统:他们为自己的家乡而骄傲,这些家乡与代表它们的英雄一样是个人化的、是不可替代的;他们赞美自己的土地,不管它是沙质的还是用来养马的,都是美丽的女人的母亲,或是美丽的羊的母亲,上面长满了松树或草,盛产小麦,或可爱万分。

特洛伊永远象征着处于危险中的家乡。荷马作为诗人的人性使他对朋友和敌人表示了同等的同情。战败的普里阿诺斯^④和勇

① 帕涅罗珀,《俄底修斯》主人公之一,俄底修斯的妻子,在丈夫离家外出的二十年里,拒绝了众多求婚者的求婚,一直等到丈夫归来,是品行高尚,忠于爱情的理想女性。

② 阿瑞特,淮阿喀亚人的王后,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信。

③ 瑙西卡,淮阿喀亚人国王的女儿。雅典娜托梦给她,让她清晨到海边去,在那里她发现了遭受海难之苦的俄底修斯,于是给他衣服穿,引他进入父亲宫廷,并爱上了他。

④ 普里阿诺斯,赫克托尔的父亲,特洛伊的老国王。

敢的勇士反抗着命运，赫克托尔与敏捷而可怕的阿基琉斯以及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根植于他们的土壤，听命于高尚的雄辩，以自己的英雄为代表，忠诚于自己的传统，这些人投身于战争，贪婪地攫取战利品，满怀报复的野心，渴望着不朽的荣誉。荷马一方面将他们表现为一个活的整体，同时又对每一个人都表示了喜爱之情，并将他们活生生地表现在你面前：杀人的阿基琉斯当想到自己亲爱的父亲再也不会出现在自己眼前时不禁悲哀痛哭；一切凡人彼此之间的感情都蕴含在赫克托尔与自己最小的儿子吻别，以及他是怎样再将儿子交回到昂多马格手上这一细节了。

家与冒险，和平与战争，离家和返家，痛苦的焦虑和胜利的进攻，冒险生活的这种“起”和“伏”，像大海一样有力，它一会儿如波涛汹涌，一会儿又如潺潺细流。

激情像雄狮一样跃过大门或像狂吠的狗一样被系在皮带上。恐惧使膝颤抖，也使心颤抖。

人是中心，在这个中心周围是一个神圣的消耗着生命的地球，它已消失在传说中的遥远大陆的边缘，这里住着奇怪的生物。

除了卡吕普索岛上悬长着葡萄藤的田园诗般的洞穴外，史诗中再没有任何独立的自然描写；但无限丰富的自然形象就生活在明喻和比较之中，这是人类存在的宝贵领域和背景。山上长满深绿色饱经风霜的森林，狮子在牧场上咆哮；耕耘过的可爱风景，物产丰富，盛产麦子和葡萄的田地。荷马对独特风景的描写是如此独特，以至于现代的摄影家曾沿着俄底修斯的航海路线去发现荷马笔下的景色。

地球回应着人们对它的感激的爱和尊敬，但大海就像一个伟大的幽灵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它是远航者的一条危险的高速公路；鱼的王国；它那懒散的光亮反射着无情的自然，以及其潜在的威胁；没人喜欢穿梭于如此深不见底的咸水之中；大海心胸开阔，幅员辽阔，它喷吐着汹涌的海浪，雷鸣般冲击着海岸；当大海的精灵

抚平自己的海面时,它也许从不静止,从不险恶,从不怀有恶意。荷马花了大量篇幅描绘它的颜色,节奏;它总是离我们很近,各种各样的小船、大船穿梭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荷马笔下的动物以及人与它们的关系。阿基琉斯的两匹不朽的马,像帕尔忒奴神庙中阿波罗的马一样美丽、健壮,它们在帕特洛克罗斯^①的葬礼上昂着头,悲哀地嘶鸣着,而当阿基琉斯告诫它们将他自己从战场上平安带回时,克珊托斯(阿基琉斯的马)向他预言了结局。

当俄底修斯假装成乞丐回到家时,是他的老狗阿耳戈斯最先认出了自己的主人,然后死在粪堆上。

激摇摇情

荷马笔下或刚强或柔顺的男女主人公似乎都是超人。然而,就像菲迪亚斯^②雕刻的神,他们超人般的伟大永不会僵硬;他们的意义完全是人的意义。他们完全知道个体化的生存,他们的姿势、形象和行动都是明晰的。

荷马努力使自己的世界具有一种柔和的光泽,因而,他使自己的事件摆脱了平庸的世界,而进入到一种美丽高贵的“过去”的世界。但他笔下的人所经历的一切都来自于永恒存在的人的经验,并会进入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心。

他们过着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适合这种生活的人或物都必须符合一种标准,一种内在的感觉。他们能相信自己的本性,因为

① 帕特洛克罗斯,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阿基琉斯的朋友,曾代替阿基琉斯出战,被赫克托尔杀死。

② 菲迪亚斯,活动时期为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32年,希腊雅典雕刻家,主要作品有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像和奥林匹斯宙斯神庙的宙斯坐像,均已无存。

那种本性“天生”具有教养。

相反，像库克罗普斯（独目巨人）那样的野蛮人是未开化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未形诸文字的标准法则。他们说话，就是在喊叫；他们傲慢无礼，不受约束；他们都只为自己活着，没有法律；他们愚蠢、野蛮、残酷、邪恶。他们不尊敬来到他们岸边的穷人和陌生人；他们应该知道这两种人都从宙斯那儿来，那个主宰着宇宙间的自然和人的秩序的神。

荷马笔下人类的中心问题是高贵的激情。激情控制着灵魂，但人不是它们孤独无助的牺牲品。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他自己与自己争辩。《伊利亚特》的主要道德主题谈的就是阿基琉斯的愤怒以及由此导致的致命的后果，解决激情并使之和谐是《伊利亚特》的奇妙结局。阿基琉斯必须克服自己内心的复仇之心，赫克托尔被交回到战胜了自己的骄傲的老国王、老父亲之手；他们一起在帐篷里哭泣，虽然此时仍处于战争状态，但一条人的纽带将他们紧紧相连。

如果激情战胜了人，并且驱使他们采取激烈的行动，那他们也不会被认为是坏人，而是被看做盲目的没有理性的人。他们是应受到怜悯而不是受到谴责的受害者。他们被人祈祷，祈祷者是宙斯的女儿们。她们的脸上布满皱纹，她们都是内斜视者。她们缓慢费力地跟在激情后面，但激情迅疾而强烈，一直走在祈祷者的前面，愚弄了整个世界。祈祷者跟在后面，试图修复被激情毁灭的一切。听从激情的人得到了很好的抚慰；他自己或许有时会需要它们。

荷马坚持认为，人尽管有激情，但他是自主的。人应该知道做什么，什么适合自己。当他打破了这一“激情”法则时，一切后果都会落到他自己的肩膀之上。

人应该勇敢，勇敢战胜恐惧的激情；但战争不是生活的目的，这是一个将希腊人与北欧日耳曼民族的英雄传奇区别开的特征。领袖应该勇敢，因为他们的地位要求他们这样，因为他们无论如何

都必须死。对勇敢的奖赏是名誉和声望。但战争本身是罪恶,世界和平才是真正的目的。

这种和平来自于成功地克服激情,它使荷马的世界“充满阳光”。活着就是为了看到太阳。这是阿波罗,这净化者的太阳,它的光明亮、快乐、公正。它照射到善和恶上的光都一样。在它那强烈的阳光下,只有朝气蓬勃、强壮明亮的东西才能显露出来。宁静的大胆沉思是其本质。

投射到这个世界上的巨大阴影是死亡。甜蜜温暖的生活,赫利俄斯^①的结晶,是最高的善,是其他一切善的容器。这也就说明了神为什么是神,不朽,没有老年,没有忧虑和痛苦;他们住在万里无云的奥林匹斯山上,吃的是令人长生不老的仙果,喝的是令人长生不老的仙浆;但我们是悲哀的,我们终有一死,我们来自泥土也终要归于泥土。我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且知道自己无力反抗可怕的命运女神,这就是我们必须勇敢地承受的悲哀,但反对这种悲哀是不会得到什么安慰和舒适的。宁愿做农场里的奴隶,也不做幽灵中的王子,阿基琉斯如是说。

抱怨无济于事。这就是生活。神有两个桶,他们在里面将我们混合成善恶一体。他们将恶给了谁,谁就将生活在悲哀中,受人轻视;但没有一个人是只在善的容器里接受神的恩遇的。

一代代的人延续着,就如秋天被风吹落的树叶;甚至都不需要问他们的名字或询问他们。他们被遗忘了。

在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界,责任的内在声音是最好的也是惟一的导师。赫克托尔宣布:他不在乎什么神谕,不在乎鸟儿是往左飞还是往右飞;惟一的神谕就是为城邦而战,不管是顺利还是失败。人就生活在阿波罗自然的太阳和死亡的阴影之间,他机智、勇敢地面对着生活,没有幻觉,也没有迷信。

① 赫利俄斯,太阳神,神话中,他每日驾驭由四匹喷火快马曳引的太阳车从东方出发,傍晚落入西方的大洋河里。《荷马史诗》将他写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神。

但他也必须生活在彼此冲突的神之间。他们彼此不断发生冲突,就如火神赫淮斯托斯与河神斯卡曼德罗斯的冲突,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战神阿瑞斯的冲突。但神之间的冲突不会对他们自己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他们是永生的。当他们为凡人的拥有权和命运争吵不休时,最后的结局总是和平,因为他们认为凡人的事情不值得他们大动肝火。作为自然力,他们弥漫于自然的一切层面,也弥漫于人的心,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用引诱和欺骗使人们盲目,神魂颠倒,他们引导着人犯罪,采取毁灭性的行动,随后又抛弃他们,让他们以痛苦和忏悔偿还这种由神注定的罪行。

整部《伊利亚特》都建立在这种悲剧模式上。阿伽门农因对权力的贪婪与攫取而盲目,阿基琉斯因愤怒而盲目。希腊领袖间的这种分裂几乎造成了整个远征的彻底失败,而反过来说,这次远征也是出于贪婪和欲望。只有当他们将自己带到毁灭的边缘时,他们才忏悔,才和解,才因残酷的痛苦控诉神和阿忒^①,这可怕的幻觉,宙斯的女儿。

荷马笔下的人都陷入一种以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的战争为法则的自然。就像狮子杀死鹿,就像隼杀死鸽子,人杀死人。他毫无怜悯之心地、无情地、彻底地做着这杀人的勾当。当一个城市被征服时,所有男人都死,女人和孩子都成为俘虏,一切物品都为更强盗者所掳掠。被俘的女人成为竞技比赛优胜者的奖品,虽然她们的价值还不抵一只漂亮的金瓶。对这种长年不断的必然的战争,荷马没有一句赞扬的话。他称战争是凄凉的、悲哀的、悲惨的。但人命定要忍受战争。人对此只能束手无策。他必须适应它。许多诗歌都用冷静、客观、专家般的兴趣描写了残害和杀戮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即使自然不是战争,她也是季节的节奏、时代的节奏、占领的节奏,她是自发的、重复再现的,总是一模一样。人们是自然的一

^① 阿忒,希腊神话中能使人一时发狂而失去理智的女神,宙斯的女儿。